

蒋风：向往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

□ 金华传媒记者 章果果

蒋风 101 岁了，每天依然忙碌，忙着出书，忙着儿童文学工作。

前不久，记者与来自宁波、温州泰顺的纪录片拍摄团队一起，探访蒋风，听他谈英士大学往事。时间过去了 80 年，然而，蒋风记忆力惊人，细节历历在目。从他的讲述中，我们看见，一个烽火年代的年轻人，如何颠沛流离，如何百折不挠，又如何积极进取，完成了人生梦想。

“进大学的梦始终激励着我”

从小学到大学，蒋风的求学路可谓艰辛。

六年小学只读了三年半。初中才读了一个年级，敌机频频轰炸金华，金华中学迁到乡下，蒋风只好休学。1937 年 12 月，杭州沦陷，日军要过钱塘江的消息传来金华，家家户户开始逃难。蒋风的父亲在外地工作，他随母亲及姐姐、两个弟弟逃难到北山玲珑岩。在这里，13 岁的他当起小先生，给玲珑岩村小学的学生上了半年课。学生中，竟有二十四五岁的青年。

14 岁，文学的种子已经在少年心里萌芽。他给报纸副刊投稿，取笔名蒋风（原名蒋寿康）。

15 岁，跟随去绍兴工作的父亲，到绍兴嵇山中学读初二。白天逃飞机，晚上才上课。每天走长长的路上学的少年，除了文学梦，还有了另一个梦想：上大学。“那时在《译报》上看到延安抗大招生广告，明确说明不受学历限制，激起了我无限向往之情，然而终因各种条件制约，希望成了泡影。”

读了两个学期，绍兴沦陷，蒋风回到金华，考进金华战时服务团，宣传抗日。不到一年后，他考进已搬迁至武义明招寺的嵇山中学，读高一。一个学期后，转学到常山临时中学读高三。

高三只读了三个月，日军越过钱塘江，浙赣战役爆发。金华沦陷前夕，蒋风赶回金华，打算筹集学费报考东南联大。然而，此时的金华一片混乱，家人也已四散。父亲在衢州；弟弟在江西玉山临时中学读书；母亲和姐姐、最小的弟弟逃难到金华乡下……音信不通，无法联络。蒋风只好空着双手走回常山。

再苦再难也要上大学，这是年少时就在心底萦绕的梦想：“大学，是个多美的名词，也是我向往的一个去处……进大学的梦始终激励着我：一定要跨进大学的门。”于是，从金华回来后，蒋风约上四五位同学，向福建建阳进发，报考东南联大。时至今日，他还清楚记得，出发那天是 1942 年 6 月 1 日，路上整整走了一个月。“白天不敢走，因为头上日本鬼子的飞机在飞，我们都是晚上走。白天在农民家里，找点稻草搭地铺睡觉。”

几个穷学生，一路历尽艰辛。幸运的是，当时一个同行的女同学家里是开药房的，她带了两大瓶奎宁，专门治疟疾的。他们靠这两瓶药，一路上换了钱买东西吃。“我记得我们在浦城停留了几。浦城最便宜的东西是桂圆，街上都是卖桂圆的摊子。我们在浦城都是买桂圆当饭，吃了三天。”蒋风说。

去福建路上，蒋风的左脚骨碰破一个创口，也许感染了日本鬼子从飞机里扔下的细菌，左脚开始腐烂。那时，浙赣闽一带，有许多人被细菌感染而烂脚，一些人在路上就死掉了。蒋风的左脚烂成一个大洞，“身无一文，又在逃难途中，无法求医，一拐一拐地走，看到创口里有蛆虫在蠕动，后来严重到可以看到血淋淋的脚骨了”。幸运的是，他挺了过来。“我这条命，经历过很多风险。我能够活到今天，活了一个多世纪，就是我命大。”回忆往事，蒋风不禁感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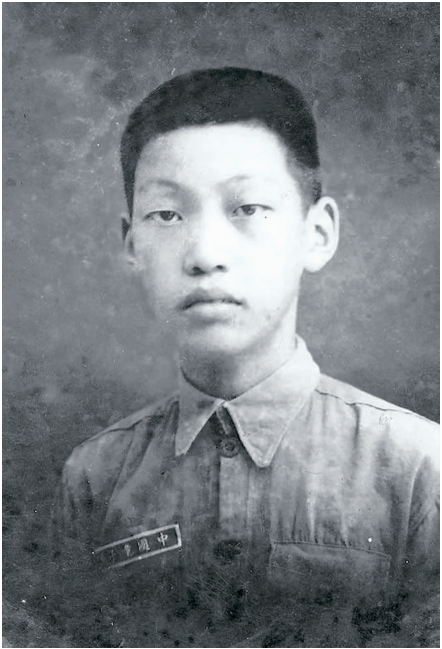
终于到了建阳。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，拖着一条伤脚，饥饿如幽灵追随。靠着劣质茶叶冲泡的茶水抵御饥饿，度过了生命中最穷困潦倒的两天。

9 月，蒋风考取东南联大先修班。每天去医务室换药，左脚的伤也渐渐好了。一年后，他顺利考取暨南大学文学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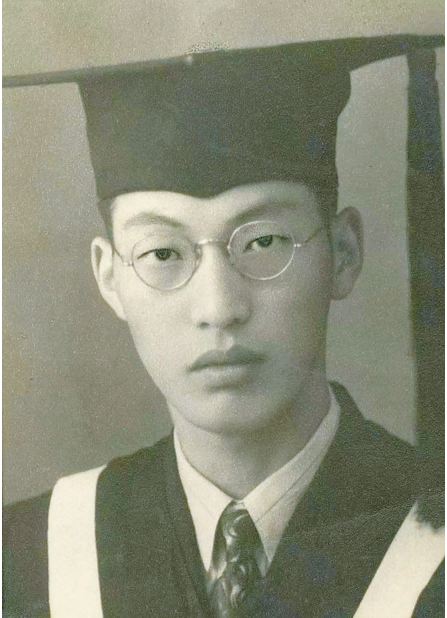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现实又给了他沉重一击：东



英士大学农经系毕业合照（前排左四为蒋风）



少年蒋风



青年蒋风

南联大文科学生的公费名额很少，只有 10%，蒋风没有入围。

一名流亡学生，在这闽北山区举目无亲，与沦陷区的亲人失去联系，得不到公费，又如何把大学读下去？连眼下的过冬都成问题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此时，英士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，到建阳招生。蒋风看到农学院的公费名额比较多，占入学学生的 80%，于是放弃对文学的爱好，报考农学院。不久，就获得了被录取的喜讯。

“带着一身颠沛流离的困顿，带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心，我从荒凉的闽北山城，回到了山清水秀的故乡。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两句：没有气馁，也没有叹息；没有哀怨，也没有伤感。”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。

“大伙儿在向往，
一个明天，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”

蒋风的四年大学，换了四个地方。从云和小顺到泰顺司前，抗战胜利后，迁到温州，最后落脚金华。

“我记得在泰顺时，发给我们的桐油只能点一根灯草，两根就不够了。我的近视加深，和泰顺生活有关系。”吃得也很苦，整整一年只吃三样菜：毛笋、番

芋丝、芥菜。吃到后来，双眼不仅因灯光微弱近视加深，而且因缺乏营养患了夜盲症，太阳快下山，就一片模糊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

身心的困顿，在那总是阴雨绵绵的山村，折磨着这个年轻人。“有时，我也感到怨恨，暴敌占据了我家，使我有家归不得。日寇还烧毁我的家，给了我诉说不尽的苦难……”

有着敏感诗心的年轻人，只得在诗的王国里寻找慰藉，因为“诗有一片自己的蔚蓝的天”。

在村边山坡上，他席地而坐，写下《期待》：

在严寒煎熬中的土地啊，
没有了生命的绿色，
没有了含苞的花朵，
也没有了生机。
可要让小苗孕育，
在温暖的怀里呀。
来春，我要用生命之泉，
哺育小花苗茁壮成长。

文学给蒋风带来了力量，也带来了快乐。采访中，蒋风提及一个小小的快乐：“前几天，学生来看我，带来麦芽糖。看到麦芽糖我想起一件事，那时我发了文章得到稿费，同学们让我请客。我就买了麦芽糖和花生，和大家分享。麦芽糖配花生的味道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晰。”

日寇投降的消息，蒋风是在回学校的路上得知的：“我在衢州父亲处过完暑假，准备回学校，在清澈见底的衢江航船上，听到了庆祝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鞭炮声，划破了寂静的黄昏。”

胜利的消息，在年轻人心里燃起了希望。然而，这希望的火苗，很快又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。

抗战胜利后，英士大学迁往温州。1946 年春节过后不久，物价飞涨，米价也在飞涨。商人们把米囤起来，待价而沽。到后来，每千元仅能买到七斤米，然而即使如此，大家还是买不到米。因此激起公愤，饿慌了的人们冲进米厂米店，一时全城大乱……

“打米店”的破锣声响起，让蒋风深受震撼。他用那支写诗的笔，写下民生多艰。他把通讯《温州也打米店》投寄《文汇报》，很快刊出，文后还登了“本报编辑”代邮：“蒋风先生，大作甚佳。以后尚希源源赐稿为盼。”蒋风受到鼓舞，接二连三地写了《生活悲剧在温州，白米与奋斗齐飞》《春荒三月话温州》《浙南的高利贷》等长篇通讯。

一个曾在诗歌王国中寻找快乐与慰藉的年轻人，开始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，转向百姓疾苦。而此时，英士大学学生的民主意识也在日益提升。在公园路法学院的宿舍里，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民主学社，唱起了要民主的歌声……

1946 年夏天，英士大学迁到金华。“我带着一颗兴奋激动的心，也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多彩的幻想回来了。”但生活还是充满了失落。此时，蒋风写下《苦闷的年代》：

有嘴不能说话，
做了哑巴。
有眼不能看，
自己爱看的书，
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，
做瞎子哑巴的，

也难过日子呀！
因为，米涨，柴贵，
所有的物资，都上了火线，
变成枪弹。
大伙儿挨冻，挨饿……
有什么办法？
大伙儿在向往，
一个明天，
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。

在英士大学就读期间，蒋风和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，发起过两个组织。

一是远方文艺社。在温州时，他和法学院、农学院的同学一起发起。随后，主要成员参加民主学社。温州时期，为支援当时“米风潮”斗争，曾多次向沪杭报刊投稿，并编印以揭露现实为题材的诗歌、散文、剧本和短篇小说等习作。金华时期，积极报道请愿迁校运动、支援抗议“五·二〇”运动，并参加编演街头话剧等活动。

一是大江通讯社。1946 年 11 月，由蒋风与张志芳、叶绍书、胡宪卿、邵俊德等民主学社骨干发起成立。会刊为《大江通讯》月刊，主要登载英大乃至全国学生运动消息，以及揭露当地贪官污吏的文章，为沪杭报刊转载，产生较大影响。

这些向往着阳光灿烂的春天的年轻人，参与了一次次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，谱写了一首壮丽的青春之歌。

1947 年，蒋风从英士大学毕业。很多年后他才知道，因为在学校参加爱国民主活动，他上了国民党特务拟写的“黑名单”。名单中共 77 人，有英士大学教授、学生，还有外校老师。蒋风名字下备注栏里特别写着：“高个子，戴深度眼镜，大江通讯社记者。”

“几次从甜梦中笑醒过来”

除了上大学，年少时的蒋风还有三个梦想：当记者，当作家，当教授。

这三个梦，在他的人生中也全部圆满实现。

读大四时，蒋风就开始为自己寻找工作。那时，小学时代的老师徐德春在台州师范学校任教务处主任。在徐老师的热心帮助下，蒋风得到一纸聘书，准备下半年到台州师范学校任博物、园艺老师。

此时，“五·二〇”运动后，英大开除了 10 名学生，大部分是民主学社成员，包括民主学社骨干、象山人宋无畏。“那时，国民党特务盯着宋无畏，他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。我对你说，你代我到台州师范学校教书，避风头。台州师范学校在仙居，比较偏僻，便于隐藏。就这样，他去了仙居。然而，人的思想终究是藏不住的，他去了不到一年，思想还是暴露了，就离开了。”宋无畏在象山解放前夕被捕，后来英勇牺牲。

蒋风把工作机会让给宋无畏后，自己就以给报刊撰稿为生。他写出了一篇篇反映现实的通讯：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金兰农民》《浙东农村高利贷内幕》《拥塞了的浙赣铁路》《浙东桐油亟待复兴》……很快，他被聘为《申报》驻金记者。

在此期间，他看到《申报》上一条消息，三个孩子受荒诞连环画的迷惑，偷

偷逃出家门，结伴去四川峨眉山学道，最后跳崖身亡。这让他内心受到极大震撼，从而有了为孩子们写点健康读物的念头，产生了投身儿童文学事业的想

法。到金华解放前，蒋风一直做记者工作，并力所能及地参加一些进步活动。1949 年，他认识了金萧工委中共金华县城特派员朱育茂。朱育茂知道蒋风是参加过“民先”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）的，主动来找他。朱育茂要接收英大进步学生去金萧支队，多叫学生到蒋风家里来谈话，叫蒋风望风。

当时，蒋风也向他提出：“我想要到金萧支队去。”

朱育茂没有同意，认为蒋风可以利用《申报》记者的身份，在白区做点工作……

金华解放后，蒋风在省立金华人民文化馆任图书部主任。此时，英士大学解散，并入浙江大学。英士大学藏书浙大没有要，让金华各文教单位去挑一些。蒋风代表金华人民文化馆去挑选。英士大学图书馆在酒坊巷《浙江潮》旧址对面，这是他熟悉的地方。读中学时，他就由住在他家东厢房、做地下工作的汤逊安叔叔带着，去《浙江潮》杂志社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，由此认识了不少文化界人士。而此时，他看到的是架上、地上都是书，其中，不少还是珍贵资料，来自上海著名的鸿英图书馆。于是，蒋风在书堆里一本本悉心挑选，一车车用板车拉回文化馆保存。他辛辛苦苦工作了一个月，自认为有价值的书都拉回保存了。遗憾的是，在他调离文化馆后第二年，这些书被卖掉了。

1956 年，蒋风到杭州教儿童文学。1965 年，他随浙江师范学院从杭州搬迁至金华。1985 年，该校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。

在年少时，蒋风就渴望家乡有一所学校。

当年，英士大学曾举办一次全校性征文活动，动员师生就英士大学战后的定位问题提出设想。在这场讨论中，蒋风从浙东、浙西大学布局，以及今后经济、文化发展的趋势分析，认为金华是个最理想的地点，写了一篇文章，获得了一等奖。抗战胜利后，英士大学果真定点金华，并勘定金华北郊高村山背作为永久校址。

金华解放后，英士大学结束了历史使命。此后，在英士大学曾勘定为永久校址的地方，矗立起另一座大学——浙江师范大学。蒋风在此工作了 30 多年，成为教授，也担任过校长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他与金华大学的另一重缘分：“看到她日新月异，不断壮大，以花园型的面貌崛起于贫瘠的黄土山背上，几次从甜梦中笑醒过来……”

在儿童文学的道路上，蒋风越走越深远，终成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。8 月 23 日，2025 年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开讲，来自全国各地的 70 多名学员齐聚金华。至今，蒋风开创的这个讲习会，已经走过 30 年。许许多多儿童文学作家，在这个讲习会中有所成长，有所收获，为更多的孩子们，创作出更美好的作品。



英士大学图书馆一角